

发乎情,止乎行动

——评舒斯特曼《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

姚文放

内容提要 理查德·舒斯特曼关于“身体美学”学科建构的学术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据他自陈,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三代传人,他与杜威、罗蒂等学术前辈的区别就在于,他是在身体美学之中体现实用主义哲学的宗旨。基于此,从涉足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将建构“身体美学”这一新学科奉为始终不渝的事业和目标。

关键词 舒斯特曼 身体美学 实用主义哲学

一、学科定位

最初舒斯特曼对于他所提议的“身体美学”这一新的学科概念还不是很有把握,也不是十分明了,他只是在《实用主义美学》(1992)的最后一章亦即第10章“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中倡导之:“我预先提议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学科概念,我称之为‘身体美学’(Somaesthetic)。作为一个羞怯的试验,我的提议还非常模糊。”对于这一可能值得探索的学科,他甚至“不敢指望由提出一个关于主题、概念、目标以及它可能涉及的实践的系统化说明,来对它进行界定”^①。他觉得在哲学产生差不多三千年之后,还去提议一个新的哲学学科,简直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狂妄自大的行为,只能给傲慢再增添些荒谬。不过,“尽管对这个领域作为一个学科尚没有作出适当的主题论证和清楚说明”^②,他还是凭着一种理论的敏感和探索的勇气,作出了这一

^①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8页。

^② 同上,第349页。

提议。

在舒斯特曼看来,在当代理论中,已有关于身体的丰富讨论,但这种讨论往往缺少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需要一个结构上的总揽或体系构造,将它那非常不同的、似乎全不相称的谈论整合为一个更有成效的系统化的领域”;第二,它缺少“一个清晰的实用主义方向——个体可以直接转化为改善身体实践的训练的东西”。^①他认为,这两个不足可以由提议中的“身体美学”来加以补救。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出发点,他就此提出了一个预示着日后发展的重要观点,将“身体美学”视为“扩展的美学学科”“扩大的美学”,^②其要义在于三重意义上的扩展:从认识向身体扩展,从理论向实践扩展,从教育向训练扩展。归根结底,就是实现美学学科的扩展。他后来又进一步将“身体美学”定位于新兴的“跨学科领域”。^③

如果说在《实用主义美学》中“身体美学”的学科定位还只是呈现了一种最初的雏形的话,那么到《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④,这种学科定位便已相对成熟、相对固化了。舒斯特曼在“导言”中开宗明义:

该书着力于解释的是,为何实用主义哲学不仅促生了我倡导的那种经验性的、行动主义的美学,而且也孕育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观念,以及构成生活艺术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体美学。当然,身体美学又超出了哲学生活实践的范围,最终构建出一个跨学科领域,以探索身体在知觉、实践和表征中的用途,考察我们呈现、装饰身体的方式中包含的价值观。

根据这一宗旨,该书由三个部分(三篇)组成:第一篇“实用主义的原则:身体、情感与行动”探究最核心、最特别、最有用的实用主义

①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第 359 页。

② 同上,第 374 页。

③ 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2 页注①。

④ 理查德·舒斯特曼:《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高砚平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

原则,这是理论建构的部分;第二篇“实用主义美学:谱系与批评”探讨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等多位对实用主义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学术观点,这是采用“以史证论”的方法,以历史参照为理论逻辑提供佐证;第三篇“实用主义、宗教与生活艺术”以实用主义之道探询艺术、宗教、文本性和生活,同时也将实用主义置入与非西方哲学,尤其是与东亚哲学的对话之中,这是将实用主义之道向文化的层面推而广之。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第一篇,它为“身体美学”这一跨学科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又富于新意的理论探索,从中正可以见出舒斯特曼重构“身体美学”学科定位的总体思路。

二、身体

“身体”是实用主义的核心概念。舒斯特曼提出了“具身化”(embodiment)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福柯,^①联系 embodiment 的词源学意义,可以认为,所谓“具身化”就是对于具体的身体活动包括生理、心理、精神活动所作的哲学界定。舒斯特曼在本书开篇就揭橥了“实用主义十原则”,为他倡导的实用主义勾勒出基本原则和典型态度。其中“非还原的、具身化的自然主义”这一原则与“身体美学”相关,它讨论了“具身化”的基本特点:其一,肯定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等实用主义前辈的身体理论,指出其共同旨趣在于持有对人性的具身化理解,拒绝传统的激进的身心二元论;其二,反对将精神现象还原成大脑的神经元反应,尽管精神生活源自身体的分子反应,但不能将其还原为身体的分子反应;其三,肯定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连续性,跟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相辅相成。在他看来,心灵并不是孤立的精神物质,它总是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整合能量和元素。因此在完整的人的意义上,心灵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习惯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塑造并整合诸因素,从而引领思想和行动。总之,舒斯特曼强调“具身化”概念旨在肯定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肉体与心灵的连续性,揭示身体与精神整合自然环境

^① 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第1章。该译本将 embodiment 译作“身体化”。

与社会环境的能量和元素以及被上述诸因素所塑造的整体性,他据此宣称:“经典实用主义之强调人类经验和认识的具身性,于我发展身体美学助莫大焉。”

“具身化”概念所显示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理应在哲学上得到认定,于是在舒斯特曼那里乃有“具身化哲学”与“哲学具身化”之说。舒斯特曼说:“就我的理解和实践而言,实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哲学。”它是指一种非-反-身体的哲学,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哲学唯理论,它承认身体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维度,表明身体为哲学建构提供主要视野或原则定位。具身化哲学还意味着哲学家在人生实践中将哲学具身化,它不限于理论阐述,哲学家往往通过生活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言行举止即是范例与传达。它不仅体现在艺术和流行文化的领域,而且也体现在心灵哲学、认知哲学和教育哲学领域,因而“它最终引向身体美学——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基于以上认识,舒斯特曼通过梳理“身体”在实用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角色,揭示了身体美学置身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方式和原因,依身体美学之旨,身体的教化对于哲学生活而言是有意义的。舒斯特曼对此得出若干结论:其一,知识大体上建基于感性知觉,而感性知觉却未必可靠,因此哲学总是批评感官,正确的理解是,既然感官从属于身体并受身体制约,那么身体美学恰恰提倡通过提升身体而纠正感官的实际活动。其二,如果哲学的核心目标是自我认识,那么认识身体维度必定不可忽视。其三,哲学的一个核心目标是正确的行动,这需要知识和有效的意志,既然唯有借助身体才能行动,那么意志力也就依赖于身体的功效。其四,如果说哲学关心追寻幸福与更好的生活,那么身体美学则视身体为快感的载体与媒介,这显然值得哲学加以关注。其五,既然身体是铭刻社会权力的可塑性场域,那么身体美学就理应保持和加强政治哲学对于公正的兴趣。概括上述要点,舒斯特曼表达了以下洞见:“身体美学运用多元论的实用主义原则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整合,不仅有利于改善身体理解力,而且也可以改善身体的践行、自我的使用和人际交流。”

总之,“身体”概念是实用主义的“硬核”概念,同时也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硬核”概念,这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逻辑起点”,只有它得以确立,才能接着过渡到其他概念,最终达成学科建构的目标。

三、情感

舒斯特曼的著作关于情感的讨论多多,但从具体情感入手来梳理某种哲学派别,则是不常见的。本书以实用主义为例进行了尝试,从而确认“实用主义乃是一种感受哲学,情感是其关键,这不仅源于其经验性价值,也因为它是通向行动与理性认识的”。

这一尝试是从世称“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开始的。舒斯特曼认为,詹姆斯肯定实用主义的显著方式是“激越感”(the strenuous mood),这是一种为改善经验而主动经受艰险的、充满活力的心情。在实用主义看来,行动是一切思想和意义的最终归结,这可追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作为活的有机体,生存的需要对行动的要求远远高于思想,思想的核心作用在于促进更好的行动,因此人类的本质是积极的生命活力而不是理性的思想。既然如此,那么行动的心理能量从哪里获得?詹姆斯的答案是情感,即人们的激情本性、感受、情绪(emotion)或心情(mood)。

这样,情感或激情本性等就成为人们认知与意志行为之间的纽带、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桥梁,因而对上述种种情感要素作一番比较就非常必要。舒斯特曼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和鉴别,在他看来,心情是模糊、不确定的,因此有别于明确的感受或外显的情绪;较之情绪或感受,心情更显蔓延、持续的特征;情绪和感受是有目的的,往往涉及某个事物,心情则没有实质的目的性,它的存在可以不涉及具体事物,它仅仅是为各种意识状态提供色调或底色;情绪比心情更清晰、更确定、更强烈,其出现往往突如其来,消失也往往捉摸不定;情绪与感受的表现更是身体性或生理性的,而心情却是认知的、心理的,更接近心灵而非身体。

虽然以上种种情感要素在导向意志和行动方面各显其能,但都抵不上詹姆斯所推崇的“激越感”,激越感导致强烈的、充满能量的效果,更有助于促进意志和行动。而思虑、判断、推理本身并不推助行动,相反恰恰是抑制行动的。因此杜威坚称思考天然地导致抑制效果、延迟行动;詹姆斯断言意识就其本性而言是冲动性的,它自然激起行动。因此舒斯特曼呼吁,如果我们想要一种哲学,就应该追寻一种感情激

越、积极进取、不懈努力的哲学,那就是“激越”的哲学,正如“激越”一词在词源学意义上被赋予的本义那样,充满了积极、活力、敏锐、渴望、行动等强力的心理能量。

不过对于激越感的推崇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行动,这才是实用主义崇尚激越感的根本原因,与之相较,感受、情绪以至激情等一般心情就等而下之了。所谓“一般心情”意味着情感或感受延宕既久的持续性状态,相对于此,实用主义更需要的是那种电光火石般的激越感,将强力的心理能量瞬间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而这正是激越感的效力。

四、行动

实用主义这一美国本土的哲学曾一度陷于困顿,幸运的是,后来事情发生了转机。在晚近的认知科学中,一种越来越强劲的趋势显示,认知不但是具身化的、主动的,而且内嵌于语境、环境和社会模式;认知超越个人的大脑、具体的身体,延伸到更大的语境。因此可以将上述维度概括为 4E 模式,亦即具身的(embodied)、主动的(enactive)、嵌入的(embedded)、延伸的(extended)。舒斯特曼进而提出经典实用主义理解认知的其他两个维度,即情感(affective)和审美(aesthetic),希望将“emotive”(激起感情的;有感染力的;激动人心的)、“esthetic”(审美的;美学的)有机融入既有的 4E 模式,从而形成实用主义把握认知科学的 6E 模式。

在舒斯特曼看来,这一转变势必推动身体美学的发展,使之在身体经验方面形成相应的原则,而这些身体经验都是与身体的行动和行為紧密关联的。其一,对身体感受进行塑造,进而对人体的生理反应加以规训。舒斯特曼指出,经过身体感知训练的个体会从自己的急促呼吸中意识到自己的紧张,继而回过神来,将其当下的呼吸模式转变为更加平缓的风格,既表达平静也引出平静,结果或是有力的行动或是更为明智的思想和言语。同样,掌握身体意识让人解除不快的姿势,从而纠正其传达的不快效果,并因此避免这种情感易生的不快行为。

其二,通过审美感知对身体运动的功效进行评估。在舒斯特曼看来,动力学上优雅、统一、轻松与和谐的运动是有效的,而生涩、费力、

不连续的运动恰恰相反。如果运动是顺畅的、流动的、敏捷的,那么,我们就有一种轻逸优雅的感觉;而当我们非常笨拙地完成一项运动时,就会感到沉重郁闷。在静观舞蹈、花样滑冰、潜水和其他体育运动时获得的快乐,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通过移情作用体验到了表演这些优雅动作中包含的知觉快感。

其三,身体美学也为身体教育、身体训练和身体治疗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作为一名执业的身体治疗师,舒斯特曼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构成了身体教育、身体训练和身体治疗理论发展的重要资源。像杜威从事的亚历山大身体疗愈技术和他本人从事的费登奎斯身体训练,都深获经典实用主义传统的激励和身体美学的支持。

其四,身体美学也与内省性观察声气相通。譬如詹姆斯在心理学中是一位身体反思的强烈倡导者和实践者,确认在情绪、思想流、自我感、时间和空间的构形性中的身体维度。他认为,在研究精神生活中,内省性观察往往是首当其冲的依赖对象。因此认知科学在研究中必须通过“锐化内省”来改善身体意识的敏锐度,记录并汇总这些内省式观测。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将问题置于讨论审美特质、联想感受,包括快感和痛苦的各种感受的语境之中。

舒斯特曼完全认同以上主张,据此对身体美学如何有效运用于认知科学提出了初步设想:首先,认知科学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地接纳“第一人称”的内省性的见证,还应该通过身体美学“第三人称”的行为强化这些见证。可喜的是,目前人们将关于行为的“第三人称数据”与关于主观经验的“第一人称数据”进行整合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同时,对于不同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的探索亦同样在增长。其次,身体美学在身体意识方面的训练对于认知科学所起的推助作用,不仅在于为认知科学提供第一人称的亲身经验,而且在于为之提供更新的工具和洞见。最后,身体美学高超的技能和反思性的分析,可以推进认知科学在日常生活和平常情境中的运用。

结 语

行文至此,可以对舒斯特曼的新作《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作一总结,以上文字看似对其进行复述,但实质上更是对其进行梳理

和建构。经过这番梳理和建构,起码可以说,以前要问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是什么,可能回答还比较含糊,那么现在则是“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了。其实答案就在该书的书名中,所谓身体美学,即实用主义之道的具身化,发乎情,止乎行动。为什么是“止乎行动”?窃以为,其实舒斯特曼的著述一贯注重而且越来越注重身体美学的行动方面。总的说来,就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而言,理论研究不是特色,艺术、文化研究也不是特色,说到底唯有对于行动的研究才是特色。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高砚平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学术编辑:胡 镓